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析评

洪晓楠¹, 郭丽丽²

(1.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2.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 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后在女性主义内部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的趋势, 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女性主义认识论形式之一对科学进行了更深入的批判。他们对是否存在一个整体科学进行质疑, 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同时又不主张建立一种女性主义科学。这种激进的认识论为处于困顿两难之中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使科学批判的面貌焕然一新。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科学哲学;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6 - 0042 - 04

当代女性主义是在反主流文化的背景上成长起来的, 在方法、观念、术语等方面都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理论的影响, 以致20世纪80年代后在女性主义内部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的趋势, 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上比女性主义立场论更加激进。它的主要特征是“对确认关于理性、进步、科学、语言和‘主体/自我’的存在、本质和权力的普遍和(或普遍化)主张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1]。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普遍性话语(discourse)存在的可能性, 反对所谓自然化的、本质化的、独一无二的“人类”的危险虚构。他们认为女性主义经验论和立场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另外两种形式)以描述更好、更真实的世界图景作为科学认识论追求的目标, 实际上正沿袭了启蒙认识论传统所包含的普遍主义的“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他们主张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就在“具体化的实践”(localized practices)中, 在社会和历史特殊情境的运用里, 因此建立在支离破碎的(fractured)主体身份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政治之间的一致性基础上的多元认识论, 才能为女性主义提供一种更少偏见的话语说明。因此, 后现代主义作为女性主义认识论之一(即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三个流派之一)对科学进行了更深入的批判。

一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契合

在传统与创新并存的女性主义中, 后现代主义的激荡犹如巨石击水,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使整个女性主义努力在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间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和目标。“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目前国内外理论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但一般说来, 人们大都承认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第一, 它是在反叛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它否定主客二分之类的传统二元论思维模式, 否认人的认识有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 不承认本质、规律、真理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 要求人们放弃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和论争, 是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第二, 它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语言转向, 主张语言不单是思想的工具, 而且是思想本身或世界本身, 否定传统思维方式对客观性、实在性、统一性和神圣性的追求, 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 提倡相互理解和宽容, 是语言学和相对主义的。从这两个特点可以看出, 其中之一代表着它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消极的摧毁性的作用, 其中之二则表示着它对未来和现实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和向度。^[2]在这种兼具摧毁和建设两重向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 主要是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对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有意颠覆现存传统的理论思潮, 二者都共同努力按照理想计划来改变现实的实践特

【收稿日期】 2004 - 06 - 28

【作者简介】 洪晓楠(1963 -), 男, 安徽桐城人, 哲学硕士,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郭丽丽(1978 -), 女,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人,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化哲学。

性,二者都对现代社会由于崇尚科学和技术而引起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状况表示极大关心,等等。^[3]女性主义不但赞同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人倡导的事物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差别性,否认它们之间的普遍性和同源性的观点;而且也从后现代主义消极的摧毁性态度中找到了与自己主导目标完全一致的有益思想。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正是在摧毁现存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例如,利奥塔对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攻击,撇开了按照男性思维方式和标准建立起来的禁锢和压迫女性的思想传统。他们的这些思想虽然对女性主义力图通过建立一般理论来唤起女性的主体意识、指导女性主义改变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被动地位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这些思想同时也可以充当女性主义反对男性中心主义、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有力的理论武器。而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由于消解了西方传统中本质与表象、言说与书写、男性与女性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颠覆了以前者作为标准,后者作为变化,前者统治后者,后者服从前者为其内核的传统二元结构,因而直接摧毁的并非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往往“反映着男性有限洞见”的“男性中心主义传统”,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男性统治女性和女性服从男性的性别模式,把男女关系拉回到零度的平等地位。^[4]因而,这些都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来源。

二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

桑德拉·哈丁在《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中论述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最终是如何开始对整个西方科学事业的基础加以质疑的。哈丁将女性主义思想之中的那种发展说成是那种从“科学中的妇女问题”向“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的演进。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评有了这样的发展: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发展到革命的立场,从分析(这种分析有可能促进我们现有科学的发展)到呼唤转变(这种分析将发生在科学及赋予科学以价值文化所共有的基础之中)。我们先是这样发问:“在科学中,妇女的地位将会怎样?”——这就是科学之中的“妇女问题”。现在,女性主义者经常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把那些与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和男性的计划明显地有着紧密联系的科学运用于解放的目的,那么这是否可能?”——这就是女性主义之中的“科学问题”。^[5]

正如哈丁所阐明的那样,女性主义的经验主义所作的回应仍然属于她所谓的“科学中的妇女问题”这一语境,而无论女性主义立场论还是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论都远离了这一语境,从而提出她所谓的“女性主义之中的科学问题”。

哈丁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全貌进行了绝妙的总结:

这种方法要求将现代生活所创造的零碎身份——黑色女性主义者(black - feminist)、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socialist - feminist)、有色妇女(women - of - color)等等都包容进来,作为探索的有效基础。在我们反对危险地虚构自然化的、本质化的和惟一的“人类”(读作“男人的”)以及这种虚

构为基础的歪曲和曲解过程中,它要求寻找一种统一性。它或许要求拒绝妄想回到儿童时期最初的整体性、前阶级社会或前性别的“单一”族类意识——所有这些都推动了立场认识论。从这一观点看,仅仅就女性主义的宣称这些现代零碎身份之间的统一性和它们所创造的政治之间的统一性来说,它们也是更合理的和更少歪曲的。^[6]

从哈丁的论述看,女性主义立场论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尽管存在诸多区别,但彼此之间是有共同之处的。二者都是属于哈丁所谓的“女性主义之中的科学问题”。另外,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成熟和多样化,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及科学的社会研究等领域的发展,使传统的认识论面临根本性的挑战。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批判传统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批判提供了概念、方法、思路上的多种参照可能。因此,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三种不同形式之间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交叉和融合。就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而言,女性主义立场论也包含越来越明显的后现代趋势,他们小心地避免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本质主义、殖民主义倾向,试图从“全球女性主义”的立场看问题,考虑到妇女的多样性,强调科学知识和理性进步的社会情境性等等。一些激烈的女性主义者如简·弗拉克斯(Jane Flax)、多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等人干脆转向了后现代主义。

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立场论之间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它批判了女性主义立场论所主张的以统一的女性经验和立场作为传统认识论批判和女性主义认识论建构的基础。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身份并非抽象的概念,它对立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她们之间也有不同的等级地位之分,各自遭遇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因而所谓统一的女性经验和立场是否存在、如何存在,也是需要质疑的。

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并没有简单地就科学实践的各个方面——比如或许由具体的科学或技术革新所产生的问题——提出疑问。相反,它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本身的问题,提出了关于科学思想的激进问题。其中之一甚至是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即是否真正存在像“科学”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个科学整体即一个“作为整体的科学”,而具体科学则是它的各个部分?或者我们是否可以将科学称为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又一个例子,以至于没有一种东西——比如没有一种方法——是我们称为科学的各种事业所共有的?相反,是否仅仅存在一个各种各样的特征之网,这些特征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彼此相似,而都被冠之以“科学”之名?^[7]他们坚信只有通过对于启蒙认识论传统的彻底解构,对特权立场和客观真理主张的放弃,对知识创造和权力捍卫之间关系的不懈批判,一种真正解放的女性主义思维和实践才能达到。可见,后现代女性主义展现出的是一种彻底批判与解构的精神。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不仅仅是局限于将语言作为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科学的方式,而是开始对语言本身进行解构。这种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的转向”,赋予科学与科学批判以崭新的面貌。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不同程度地

批判了科学公认观点中客观性的第一层含义,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由于规定了理论与实在、知识与客体之间的真理符合关系,成为科学家的基本信仰和科学共同体的普遍规范,同时也为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如女性主义经验论和立场论者)所接受。女性主义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认识论的客观主义批判的进一步延伸。

就多娜·哈拉威而言,她通过对灵长学和人类起源故事的重新讲述,以科学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特性取代真理诉求(Truth-claim)。也就是说,她通过对灵长学——一门专门研究猿猴的学科发展历史的考察,提出了科学的“叙述理论”(narrative theory)^[8],即将科学当作一种文本(text)来研究,认为科学的变迁不是提供真实描述的方式或预测的工具发生了变化,而是科学家讲述故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据此,她向我们揭示的是文本作者或故事的讲述者们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情境。她的“灵长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学”(primatology 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的宣称,以及认为新的社会秩序可以产生新的生物学的主张,表明了她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反实在论倾向。^[9]

多娜·哈拉威强调科学的社会建构性和故事特性。在她看来,灵长学讲述了作为灵长学与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的工业与后工业形成的猿猴生活故事,因而它实际上参与了西方历史上卓越的政治行为:人的建构。也就是说,灵长学不仅是建立在对灵长学行为的观察和解释基础上的描述性科学,而且,它还是关于权威性的起源神话的强有力的叙述者。因而,通过展示响应不同政治和社会偏见的灵长学版本的可变性,哈拉威试图引导我们抛弃关于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主流话语和成见,将科学的神圣性解构成为一种“叙述策略”(narrative strategies)和意识形态斗争。另外,哈拉威认为,灵长学故事考察了生物学和人类学领域中事实与价值的关联,它可以同时作为自然科学、政治理论和科幻小说发挥作用。科学是负载故事的(story-laden),就是说科学是通过复杂的、历史上特定的故事叙述实践构成的。“事实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价值,价值负载着故事。因此事实的故事中才有意义”。^[10]鉴于此,科学是现有社会和文化图式所决定的故事叙述,不同图式所建构的故事并非同样好,科学的主要任务正是建构好的故事的斗争。因此,哈拉威认为并不存在所谓与实在相对应或相符合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危险目标,而承认知识的情境性。她认为,我们不需要借助单一的真理或一统化的理想作为社会政治生活和认知实践的假想基础,因为任何普遍的、总体化的理论的产生都是造成关于实在的虚假观念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来说,相互冲突的信念和多元的故事叙述在认识上是可以容忍的,也是支离破碎的多元主体身份不可避免的认知结果。

与哈拉威相比,凯勒(Evelyn Fox Keller)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更加温和、更加留有余地。她试图在实在论与相对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指出科学既非“自然之镜”,亦非“文化之镜”,而是自然与文化相互作用关系的反映。在放弃主流科学观的“镜式”哲学或“真理符合论”的同时,凯勒试图解释作为工具的科學在历史上成功地起作用的方式。

凯勒认为,理论与实在、知识与真理之间并不存在真理符合关系。主流科学观中,科学的描述性语言被视为是透明的和中性的。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律”能超越语言的相对性,在只要求理性的洞察和实验的证明的逻辑结构中得以表达。在凯勒看来,科学及其描述性语言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所谓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假设的那么清晰和明显,恰恰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和关联,也就是说隐喻在科学描述和理解中起重要作用,科学的语言描述和观念叙述都根植于隐喻。这些隐喻提供了观察自然的不同框架,并导致研究领域的观念更新。因此,科学并非是完全的“自然之镜”。

与此同时,她也认为语言不能“构造实在”,忽视物质的、非语言的、我们称之为“自然”的那些活动的基础作用是愚蠢的。因此,凯勒在科学的问题上谨慎地让自己徘徊于“自然之镜”与“文化之镜”之间。科学理论既不能理解为自然的“真实反映”,也不能理解为文化的“忠实反映”。由于这两类反映之间是相互干涉相互介入的,凯勒认为或许科学理论可理解为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形式的“足够好的反映”,以此寻求一种足以说明科学描述的功效而又承认它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的非实在论的特殊框架。^[11]可见,凯勒把科学理解为对实在的干预的工具,强调了以科学的工具性特性取代其“镜式”反映特征。^[12]因此,科学对实在的干预和介入本身就是科学描述的一部分,科学知识无论如何是负载价值的,理论与实在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

基于对“作为整体的科学”的批判和对科学实在论的批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这些批判也只是提供一种改造现实的可能性,并不追求新的科学模式的建构。因为重建意味着重新落入男性中心主义的圈套,树立新的权威和普遍话语。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理想的女性主义科学是远离中心的、历史的、情境的、解释的和多元化的,因为它建立在多元的、非本质的、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份基础上。同时要容忍偏见、模糊、矛盾和多样性,因为世界处在不稳定的、复杂的和无秩序的流变之中。

三 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认识论中一强有力的趋势,它为处于困顿两难之中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相比,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上更加激进,对科学的批判也表现得更为彻底。它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的转向”的极大影响,使科学批判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它受到来自女性主义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批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仍然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发展中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同时预示以新的概念秩序思考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学院派的女性主义”。在他们看来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文本晦涩难懂,蓄意以暧昧难明为乐,把清晰看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的罪状之一。而那些后现代主义者逃离真正的革命斗争,从游行、运动、联合抵制以及抗议活动中抽身而退,在精神花园里享受

思维的乐趣。更有一些拒绝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他们沉溺于自我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写给学养高深例如在哲学专业拿了博士学位的女人看的,而不是写给普通妇女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和普遍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女性主义对西方科学、知识、文化所追求的“宏大叙述”进行批判的同时,如果以普遍性的女人和女性经验作为知识否认确定基础取而代之,就会产生新的霸权话语。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差异和多样性——女人和女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以及不同知识形式和文化情境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诚然,差异和多样性的强调使我们关注于他者、边缘。然而,这种彻底的解构使得女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和辩护策略都面临着丧失自身存在基础的威胁。作为知识主体的女性身份以及作为知识背景和来源的女性经验的统一性遭到破裂,与此同时,真理和实在成为统治者话语权力的一种体现,科学只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一种故事讲述的方式而已。这样,后现代女性主义就缺乏一种立足其上对科学与性别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帝国主义的社会计划之间的深刻联盟作出根本挑战的依据和统一立场,缺乏将远离世界中心的、受压迫的边缘人群联合在一起,在不同的知识话语之间进行选择的根据和力量。^[13]这样,多样性、差异的扩大化无疑会使后现代女性主义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尽管他们也在避免。因而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试图与彻底的后现代主义划清界限,对启蒙认识论的批判有所保留,致使他们在启蒙思想与后现代思想之间动摇不定。

同时,后现代主义的破碎和多元性也面临失去分析的焦点的可能性,照此推理,后现代女性主义也就取消了所有群体,因而再现了启蒙运动认识论所宣称或所否认的个人主义。^[14]

另外,我们在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多元性中大大获

益的同时,妇女也会失去很多东西,如克里斯汀·蒂芬诺所言,在拥抱丰富多彩的差异,如种族、阶级、性选择、族裔、文化、年龄、宗教等等差异时,她们也可能或迷失自身。毕竟,对于妇女,无论她们彼此有多少差异,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妇女也是作为妇女而存在。^[15]

至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科学的看法而言,这种不追求新的科学模式的作法由于否认科学建构的意义并不利于女性主义的发展。而且这种建立在支离破碎的女性身份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科学实质上也是虚幻的。因为它在政治上缺乏建立在女性中不同身份的有效联合的可能性,所以难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主义科学。

【参 考 文 献】

- [1][9][10][11][12][13]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4、131、131、138、138、105.
- [2]转引自李霞.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和融合[J].国外社会科学,1998(1):16.
- [3][4]李霞.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和融合[J].国外社会科学,1998(1):17、18.
- [5][6][7][8]冯俊,(美)弗兰西斯·弗·西博格,(法)高宣扬,(英)马丽安·霍布森,石记生.后现代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7、122、118、130.
- [14] Anderson, Elizabeth, “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03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03/entries/feminism-epistemology/>.
- [15]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夏侯炳,艾小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责任编辑 魏屹东)

书 讯 ·

蔡仲教授的博士论文《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已收入《南京大学博士文丛》之中,2004年6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2万1千字,定价26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相对主义入侵科学领域后,引发的反科学思潮泛滥程度之严重,已经引起了众多科学家、哲学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不安与愤怒。对后现代相对主义及其反科学思潮的分析与批判也就构成了本书的中心线索。

本书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以下问题展开了较系统全面的分析讨论:

一、以著名的“索卡尔事件”为线索,展现了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突出讨论了“索卡尔事件”所引发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二、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从逻辑主义到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发展的基本线索。三、分析与批判“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主要流派——“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主义科学观、女性主义科学观以及这些学派在现实社会中所造成的危机。